

持续擦亮“生态明珠”与“文化瑰宝”双重底色

七彩盐湖专刊

2025年8月19日/星期二

责任编辑 薛丽娟 / 美编 李鹏 / 校对 商英

E-mail:ycwbwh@126.com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⁽¹⁶²⁾

在运城盐湖周边，散落着诸多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遗存，河东书院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由巡盐御史创建，借盐湖之利发展，承载着明清河东教育的辉煌，是盐运文脉与人文精神交融的结晶。

如今书院建筑仅存藏书楼一座，楼畔立有几通碑刻，镌刻着河东文脉的流传轨迹，诉说着河东人民对教育的传承坚守。

▶藏书楼二层砖雕



▶河东书院藏书楼



河东书院藏书楼 盐运涵养的文韵地标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巡盐御史：书院初创的催生者

在盐湖区大渠街道办事处院内，藏着河东书院往昔的故事。道路两侧矗立的石碑，记录着这里曾是书院所在地，其中明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刻立的《河东书院记》碑，是关键见证。

这通石碑高约2米、宽约1米，碑身以楷书刻有15行文字，共计1085字，出自明代关中学者吕柟之手。

彼时，吕柟因直言进谏被贬为解州判官，恰逢巡盐御史张士隆（字仲修）创建河东书院，便受邀撰写了碑文。文中详细描述了书院的书斋、藏书楼等建筑，以及楼后石榴园、葡萄园等景致；也阐释了书院中建筑与园林蕴含的文化深意，期望学子在优美的环境中读书讲学，修养诚、仁、智、义等品德。

碑文还记述了张仲修任河东巡盐御史时，不仅整肃盐政，更重视文教。彼时的运城，因盐务兴盛而商业气息浓厚，他深知伦理教化的重要，决心建立书院以正风气。建院过程中，获得各界鼎力支持，车户、店主、牙人献木捐石，百姓主动出力，工匠争献技艺，不足4个月便落成。书院选址交通要道旁，沿中轴线设先门、仪门、讲经堂等，两侧有崇义斋、远利斋等设施，还构建含石榴园、葡萄园等景观，凿环池、筑书林楼，祀三晋名贤、藏典籍，山水环绕如园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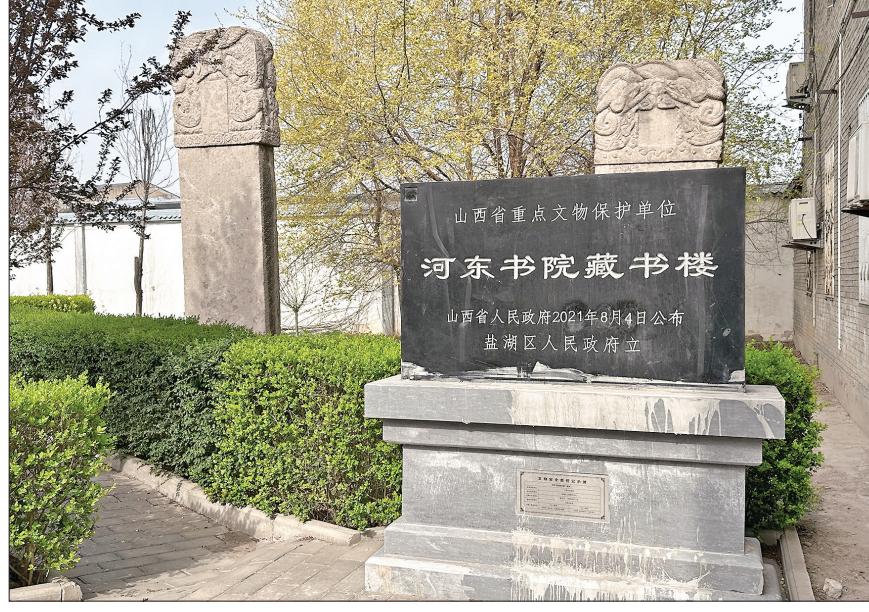
好友吕柟、马理撰写记文，为后人留存了了解书院的珍贵资料。后续巡盐御史接力添建，完善功能，形成布局规整、山水环绕，兼具讲学与育人功能的学苑，可以说是见证了盐运文脉传承。

盐湖之利：教育发展的滋养源

藏书楼前，明代马理所写《河东书院藏书楼记》碑静静伫立。从这些碑记，可窥见书院辉煌时期的宏伟规模。

盐湖盐利，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支撑。它不仅支撑地方经济，更为书院运营、修缮、藏书提供物质基础；而盐湖汇聚的商贾、人才，则营造了多元交流氛围，让学院讲学不止于经史训诂，更融入了天下视野。学子从盐运秩序中感悟经世之道，借盐湖活力维系育人功能，使圣贤之心在盐湖之畔代代延续。

明代，张仲修初创书院时，汇聚晋陕豫三省之士讲学，学风浓厚。万历年间，



▲河东书院藏书楼文物保护碑

张居正议废天下书院，河东书院幸得士大夫以“祀三圣”为由改为“三圣庙”得以留存，先后更名崇圣馆、育才馆，最终恢复旧称，文脉虽弱却未断。

清代，多位巡盐运使接力守护文脉。近年出版的《三晋石刻大全·运城市盐湖区卷》中，两通佚失石刻记述了书院修复过往。

《修复河东书院碑记》记载：康熙十九年，黄斐任巡盐御史，亦心系文脉，与转运使高君捐俸修复书院，延续张仲修之志，使规制复旧。他们于盐运事务之余，以文化传承为己任，借盐湖之利积累资财，反哺书院建设。黄斐在碑文中追思：书院自唐元和中创建，宋代有岳麓、嵩阳等天下四书院，明神宗时毁废，历代官吏为留存河东书院一再更名，以“育才馆”存世，期望修复后的书院能延续“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心传”。

《重修河东书院记》记载：清乾隆四十八年春，运使沈业富到任，见城西八里的三圣祠及书院旧址荒草丛生，念及先辈讲学盛景，慨然修复。他捐钱整理，历时两月完工：筑周长一百九十七丈的围墙；在堂东西建六间耳房，外建四间接待宾客；清理曾分给守祠人、半数淹没于荆棘的34亩学田，劝勉守祠人用心管护。此次虽未恢复往昔“房屋鳞次栉比、灯火荧荧、诵读声相闻”的盛景，却为文脉延

续奠基。沈业富感慨，士君子受教经典，知三圣教诲，入仕后更应铭记根源，明朝废书院时，河东士大夫以祀三圣为由坚持不废，足见尧舜禹及先辈风尚余韵，探访遗迹时因墙壁无题诗深感愧疚，遂作记以表不敢忘记重修之志。

从中可见，盐运之力不仅是书院的物质支撑，更孕育了文脉传承的韧性，是河东教育薪火生生不息的助力。

藏书传承：崇德向善的学文风

如今，河东书院仅存藏书楼，现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。楼体为二层砖石结构，通高7米，底层占地面积81平方米，正面设拱券门，檐部仿木结构，屋顶单檐歇山顶形制。四周以圆形水池相隔，南北有石拱桥相通，古朴典雅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沿楼梯上到二层，四壁浮雕蕴含深意。正南、正东雕“鲤鱼跃龙门”“蟾宫折桂”图，期盼河东学子十年苦读，学有所成；正北、正西刻“圯桥纳履”“程门立雪”典故，倡导学子虔诚求学、心存善良、尊师重道。这些砖雕展现了古人的精湛技艺，更凝聚对学子的殷切期望。

作为原河东大地最高学府，其藏书楼以丰富藏书，成为当时教育和文化传

播的重要阵地。楼前《河东书院藏书楼记》碑文中，提到“藏欲富，恶湿与蠹，故用楼也”，点明建楼的原因是为更好地储存书籍，避免潮湿和虫蛀；且指出藏书的顺序“先诸经而后其他”，目的为明德修身、教育学子。

这些藏书为师生提供了学习资源，也吸引周边学者、学子借阅研读。讲学中，名师常引藏书经典，拓宽学生视野；学生于楼中汲取前人智慧，以学术成长。

此外，藏书楼还促进文化交流传播。各地学者慕名而来，带来不同学术观点和文化理念，与书院师生交流碰撞，相互启发，亦推动了河东地区文化繁荣，使得河东书院藏书楼在当地及更广泛区域也声名远扬。

红色印记：革命浪潮的引航标

除了教育与文化贡献，河东书院藏书楼在革命历史中也意义非凡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，河东书院改名河东中学堂；辛亥革命后，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二中学校。1926年春，中共太原地委书记崔锄人和组织部部长王鸿钧来此开展党建工作，建立了河东第一支部——中共运城支部，由祁金兰、王月春等4名进步青年学生组成，后发展党员23名。

藏书楼作为学校重要建筑，成了革命思想传播的秘密场所。共产党员借身份在此集会、讨论革命形势、传播进步思想，组织学生游行示威、领导盐池工人罢工，点燃河东大地革命火种。尽管后来中共运城党组织遭破坏，但藏书楼承载的革命精神，依旧烙印在奋斗者心中，成为河东革命历史的重要象征。

1934年暑假，“山西省立第二中学”改名“山西省运城中学”，即现运城中学的前身。校名虽变，传统犹存。“滴自己的血，流自己的汗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干，靠天靠人靠祖先，都不算好汉；悲人类的灾，悯人类的难，人类的疾苦共相关，爱民爱物爱世界，才是好青年。”这副进步楹联，激励着众多学子投身革命。

从初创时的学苑圣地，到革命浪潮中的精神灯塔，再到如今的文化传承地标，河东书院见证河东地区数百年变迁。旧址石碑留存，藏书楼矗立，是巡盐御史担当与盐湖滋养的成果，更是河东文化的精神地标。它承载往昔辉煌，也启示今人守护文脉、继往开来，续写盐湖人文交融的新篇章。